右編補

右編補卷之八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盱眙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灃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賦役

宋劉摯上神宗奏

宋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上奏曰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

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爲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温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

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爲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間開闔動摇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

開淤田也則費大而不効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强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絶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賈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鬻民

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刬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恠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己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

天下者是巳之所爲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噫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弊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動舊搆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爾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

誅也畿邑之民以助錢爲許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戸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皆出於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捐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肝腦塗地產軍旅之怨結夷狄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

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槩出緡錢皆非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旣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爲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

之體艱梗言路欲其憂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擠其危
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
君之義耳今羌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
痍疲責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
乏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
天聽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
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危若少回幾慮收
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
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
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

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救正己之進退又媕婀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竊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歟蓋皆頗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潔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導之不可以隄防激鬬而發其怒不惟難功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求竊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婞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

不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僻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已至如此今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已來乃爲此法以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發號聽治善於納諫而大臣所爲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靜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爲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

以誘掖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
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蘇轍代張方平奏

蘇轍爲陳州學官代張方平上奏曰臣伏以中外臣
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
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玆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
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
將辭之日面奉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
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

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匄
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
益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
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日竊有所懷上爲陛下
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
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
義不可嘿巳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
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
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
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䘏費用之廣推明

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群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怨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

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爲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奸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横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資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

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
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
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
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
兵併營三出而為出錢顧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
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諍者章交於朝
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曰
昊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
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揀兵併營之策
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

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筴再生戎患惟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而務撓之踈遺軏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勑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旣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勦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

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旣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耶非耶陛下犯逆衆心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旣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旣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憂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

日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事之失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焚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爲群盜浸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

至此雖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盛群臣交口爭辨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勑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切以爲過也雖然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諫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

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切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蹠而不言切惟陛下察之

陸游上光宗奏

宋光宗時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定理決不可易者饑必食渴必飲疾必藥暑必箑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伏觀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救民之貧莫先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終必無

益立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朝廷若未有深入遠討犁庭掃穴之意能於用度之閒事事裁損陛下又躬節儉以厲風俗則賦於民者必有可輕之理緩急之備固不可無姑以歲月徐爲之可也如是則和氣浹洽必無水旱之灾驩聲洋溢必無盜賊之警何慮國用之不足耶設使裔夷弗賓侵犯王畧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直可舞干羽而格之爾頃者建炎紹興戡定變亂之日一切賦歛有非承平之舊者高宗皇帝宵旰焦勞每欲俟小定而悉除之故詔令布告天下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

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捍防之隙首圖蠲省之宜臣
幼年親見民誦斯詔至於感泣雖傾貲以助軍興而
不敢愛旋屬國家多故逆亮畔盟雖所蠲已多終未
仰稱聖意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者皆
繼承高宗蠲省之指也則陛下今日豈可不以爲先
務哉臣昧死欲望聖慈恢大度明遠畧詔輔臣計司
博盡論議量入而用量用而取可蠲者蠲可省者省
富藏於民何異府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君父
淪肌浹髓之恩哉若有事之時既竭其財矣幸而無
事又曰儲積以爲他日之備也雖恢復中原又將曰

邊境日廣矣屯戍日衆矣則斯民困獘何時而已聊
瀆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彭龜年進故事

宋光宗紹熙元年彭龜年進曰戴盈之曰什一去關
市之征章

臣龜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
凡古制之所以壞者必有私情蠹之私情之不能
去而求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旣知什一之不可重
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當復矣在
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豈不可進而孟子闢之如

此其嚴者政恐其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令兹未能者果何爲哉不求其所以未能者先去之而徒欲少損以收復古之名此君子所甚惡也盍是非不兩立公私不錯施邪正不並用一廢則一興一消則一長所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未有惡未去而能爲善者也謂之令兹未能則是其爲國猶有資於横歛而但欲少損以俟來年而後去安保來年不復矣乎柰何世之謀國者多爲此論以其易人也聽人之謀者多喜此論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

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之說若古人節儉什一而稅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之說世皆以爲通於世務不知自今觀之果何益哉不特謀國如此人君於遷善改過之間而一爲此論所惑則亦將因循苟且展轉汨沒卒陷於過失而已耳可不戒哉

洪舜俞進故事

宋理宗時洪舜俞進曰魯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臣聞立法以取民莫患乎其作偏也夫君與民本一家國用之而取諸民民出其所有以供乎上猶子奉父兆不敬應然自昔什一之法公田藉民力而晰收其穢入民田之私則未嘗有稅魯紛法履田以稅之國用不足盍有甚不獲已者聖人於此乃書初以示譏豈非初之所紛疑若特一時之暫而後之沿襲必假是以行其無藝之歛如蠡之生蝝其害未有底止二吾不足而用田賦此其偏也武帝紀書初筭商車初筭緡錢初榷酒酤頗識此意

屯田

宋廖剛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給事中廖剛上奏曰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被于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不爲之慮哉然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乃今閱數秋矣曾未聞其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臣願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常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

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强大將然自偏裨而降獨不可勉之以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爲榮而胥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與孝悌同科盖務農重穀所以勸之者不得不爾臣觀比年行軍之賞以功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毎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

每患糧不繼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衆顧未有以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主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夫爭魚者濡逐獸者趍利之所在人樂赴之死且不避而況無死之懼乎此三說也三說者誠行則兵食足而民力紓矣豈徒如此種粟既多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外患而軍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臣願陛下以是屬之諸將可乎是謂經遠之謀富强之術而中興之資

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爲僥倖之舉與夫覬彼之所爲而輒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爲所欺反自取困弊耳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天下幸甚

楊萬里上孝宗奏

孝宗隆興元年楊萬里上疏曰臣聞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徬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懾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乎寢其決文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

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而職異力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爲有功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爲無用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累廟堂之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於疏鑿周公之作洛非手於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公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獨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臣

請得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若夫屯田之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因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爲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强以戰而兵之可敎以耕也彼固世於耕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焉者而居營壘故其耕不作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蒲博而使酒傲岸踞肆視農民以奴隸而尚肯爲農

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驅虎豹以耒耕而鞭之使墾田也其不可明矣且又有不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知也臣獨見江西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耕者常困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田之沃者耕之招也而何至於荒利不歸於上則歸於下而官與私何至於兩不獲租重故也租重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逃則囚於官不瘦死不破家則不止前之耕者去矣後之耕者復如是焉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不[illegible]者古之屯田皆有謂也行於內地則爲濟饑[illegible][illegible]之役是也

行之邊地則或爲備敵或爲諜人李泌之議充國之議是也用兵之日則兩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驟焉揚兵以屯田焉鷙鳥將擊必隱其形何至於彰彰如是哉是故莫若去屯田之名舉兩淮之屯田不授之兵而授之民田以口授業以世守如唐太宗之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强其利一也君子

平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欲行屯田而憚於明言之則名之者非也今天子曷不詔兩淮之漕司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

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它人承之其爲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營者曰沒入者舉而一之爲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且不間於江湖閩浙之民則行之可言言之可名矣夫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之田授吾之民此何驚於敵而何疑於逼哉其利二也其事既行則又詔於內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淮有水旱饑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而聽其來官隨所過而爲之給何患無能耕之人哉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爲均稅之額盡籍內地之屯田以爲牛種之資其熟戶則蠲其幾年之租何患無樂

耕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之謂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田多者必以韓重華之賞而賞漕臣以王臣之賞而賞守令則吏之所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之說則民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糾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擾且僞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辭屯田之名以享屯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而且授焉官其貲民其倖矣盍爲政者必視其所爭而爲之制夫以民爭

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授之可也今兩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之猶未必來而況賣之耶役民以築而賣之不驅民以戰而賣之箭臣不知其說也惟朝廷擇其中

元虞集上言英宗

元英宗時虞集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

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寛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漕運

宋張方平上神宗奏

神宗熈寧六年知應天府張方平上奏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强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爲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漕運以河渠爲主

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𣁽六百萬碩廣濟河六十二萬碩惠民河六十萬碩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糧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

濟河而惠民河斛斟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迴聖鑑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理財

漢劉陶鑄錢議

東漢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

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蒭食之人謬延逮及釜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

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盖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盖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

陛下寬鐵薄之禁後炲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所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脅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屛營傍徨不能假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呑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擧亙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閽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

唐楊炎上言德宗

唐德宗卽位楊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擧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

君私藏有司不得討竊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計斂藏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

宋張方平食貨輕重論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食貨輕重論曰臣聞聖人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故財者帝王之所以平理萬物養成群生保邦御世安民制治之本也夫生人之用莫重於穀帛然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作爲貨幣以通有無而後養生送死之物備貴賤之倫別萬物流布而不竭貨遷而無窮自燧人氏至于三王未有不以輕重之法爲政者也通其變使民不倦明其天時辨其地利察其人力審其物理執權衡以御天下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然後天地百物之情可得而見而輕重消息制於君上矣夫至動而不齊者

心衆趨而起爭者莫急乎財利故齊動在乎令息爭在乎均人君者出令而主均者也長則榮之短則伸之虛則益之實則損之衰多益寡稱物必平示之以予之形而不見其奪之理使民由之而不知其故而後可以制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也今國家奄四海以爲富籠山澤之所產毛附之士有稅[illegible]日之民有籍東南之美者大貝美珠羽毛齒革也西北之美者皮罽名馬也中國之產三品之金錫綺織文泉刀之利也夫鹽食殽之將鐵田農之本酒百藥之會茶衆飲之長皆肖管子縣官矣歷代所增橫率雜調相循具

在貨物殫竭生人困瘁然而儲廩不為之實帑藏不為之積其故何哉盖物有貯滯利有稽伏開闔無術斂散不時有司徒能張其空簿多設科禁勾剔苛覈累年無捨勘詰毫杪萬里待報以致令下而詐起法出而姦生盖由不知輕重之權不達盈虛之道故畧大而規小忘遠以圖近者矣或曰司會之府實掌國財賦與有經出納有程遵常循故謹守其度若之何輕重之為也臣應之曰今夫民有數金之業者猶知坐廛行販準時趨利持其緩急取雄井邑況於為國乎況於天下乎故夫以輕重治食貨者民足而國贍

弱國可以強其不知輕重之道者民困而國乏強國必弱請試觀于唐氏開元天寶時不冐山曰海寰平寧國本厚矣及明皇季年頗事侈費而崇禮慣矜華堅王珙希意圖寵剝刻百端不能開近利途而專取於民倚法以美權歛怨以搆禍四方騷動迄用顛危實應永泰中承大兵之後民庶凋殘仍歲凶荒中外艱食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絕餉畿甸百姓挼穗以供之方擬驕將旅拒傲命違慢法度征賦不入郡縣益減而得劉晏掌租庸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自諸道巡院距京師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水旱豐

穰之地不浹日畢知故食貨之輕重權於掌握而能通其壅滯致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朝廷獲美利國用周濟下無橫歛民不知勞故唐世識者以爲自推撓之興通其術者惟晏一人故開元得聚歛之臣不知阜財之術直取無名若奪攘剽畧故下困上虛以强盛而至喪敗寶應得計數之臣能明輕重之法以理財通用民賴其利以衰陵而獲安泰是知輕重平準理國阜民之本也今國家賢材良佐濟濟在廷豈吾劉晏之比豈曰無人意者或任之而不盡其材歟遷歷之速不假經久之謀以集功利歟是何山之楚

滂之濱積貨滯利之多而不知通洩求有遺棄而有餓莩而不知聚散宂游蠢蠹之害而不知去也乎意者任之而不盡其材遷歷之遽不暇經久之謀以集功利而然爾誠朝廷圖任賢能屬以大計使得自選郎官已下至于黃綬無限卑吏惟材是用爲之官屬得以輕重用事而以成効責之必有管葛之材出焉自然和鈞齊物關市不乏之貨用足而國力贍賦歛寬而民生安矣謹論

畢仲游上哲宗奏

哲宗時畢仲游上奏曰昔嘗有興作之說動朝廷朝

廷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故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舉凡吏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盍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與情可不察哉今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自嘗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採其不足之情脩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

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疇遠市井從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則猶相視扼腕而中止況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奉有內外上下官吏廩稍之費有重兵宿衛邊城守禦之計有大河隄塞戎虜餽賜之勞前古之君困常患不足而又採不足之情脩不足之說何不足之際而言不足之事則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罷而可復置免役錮而可復斂鹽法去而可復存使禹稷復出爲天下爭將無柰何爲今之策當大舉天

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省幾何弊在造作脩營之多也則止造作輟脩營其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橫費之多也則廢吏祿行舊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永巷婦人資用之多也則定職掌私身之數非先帝御幸者一出之其省幾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省幾何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戸絶庄産之錢粟無慮數十百巨萬如一歸地官以爲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三司歲入之常半爲羸餘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半爲羸

餘則數年之閒府庫之財倉廩之粟亦將十倍於今日而旣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則將如丘山河海之不可盡以此明言於中而精討乎外俾朝廷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足之隙不可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然則青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如旣飽之人强以芻豢猶不肯進況藜藿菽黍乎問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畏者倂軍蒐卒封樁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籍民爲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畝者太半盜賊公行守令不

得爲治則保甲之利害無可言者而保甲之名至今未除豈非患兵之不足邪以兵不足而存保甲則知財不足而新法之患可以復興也

葉適上財總論

宋孝宗時葉適上財總論曰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盖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盖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

下之諸侯比於堯舜以前爲審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盖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爲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盖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盖漢興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

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輸征筭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日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册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

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行師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蹙以較錙銖譬若情夫淺人劫劫爲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

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冐爲寛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今日財之本末推古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況望其有所施行以成效哉

辛棄疾上光宗疏

宋光宗時辛棄疾上疏曰臣竊見朝廷行用會子以

來民間爭言物貨不通軍伍亦謂請給損減以臣觀之是大不然葢會子本以便民其弊之所以至此者葢由朝廷用之自輕故耳何謂本以便民世俗徒見銅可貴而楮可賤不知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銅楮其實一也今有人持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般載之勞物貨有低昂之弊至會子卷藏提携不勞而運百千之數亦無虧折以是較之豈不便於民哉何謂朝廷用之自輕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此無

他輕之故也近年以來民間輸納用會子見錢中半比之向來則會子自貴蓋換錢七百有奇矣此無他稍重之故也古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豈不信哉臣以謂今諸軍請給微薄不可復令虧折故願陛下重會子使之貴於見錢若平居得會子一貫可以變轉一貫有餘所得雖微物情自喜緩急之際不過多印造會子以助支散百萬財賦可一朝而辦也臣嘗深求其弊夫會子之所以輕者良以印造之數多而行使之地不廣今所謂行使會子之地不過大軍之所屯駐與畿甸之內數郡爾至於村鎮鄉落稍遠城郭

之處巳不行使其他僻遠州郡又可知也臣愚欲乞
姑住印造止以見在數泄之諸路先明降指揮自淳
熈二年以後應福建江湖等路民間上三等戶租賦
並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輸納民間買賣田產價錢
悉以錢會中半仍明載於契或有違戾許兩交易并
牙人陳訴官司以準折受理僧道輸納免丁錢亦以
錢會中半以臣計之諸路所入會子之數雖不知其
多寡姑以十萬爲率論之其巳輸於官者十萬藏之
於家以備來年輸納者又十萬商賈因而以會子興
販往來于路者又十萬是因遠方十萬之數而泄幾

丙會子三十餘萬之數也況其數不止於此哉會子
之數有限而求會子者無窮其勢必求買於屯駐大
軍去處如此則會子之價勢必踴貴軍中所得會子
比之見錢反有羸餘顧會子豈不重哉行一二年諸
路之民雖於軍伍市井收買亦且不給然後多行印
造令諸路置務給賣平其價直務得見錢而已則民
間見錢將安歸哉此所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之術
也然臣所患者法行之初僻遠州郡會子尚少高其
會子之價紐作見錢令人戶準折輸納及其解發却
以見錢於近裏州郡收買取其羸餘以資妄費徒使

民間有增賦之名而會子無流通之理臣愚欲乞責之諸道總領轉運立爲條目以察部內之不奉法者竢得其人嚴寘典憲以示懲戒如此則無事之時使民無會子之弊緩急之際朝廷無乏興之憂其利甚大

李鳴復上制國用奏

宋理宗時侍御史李鳴復上制國用奏曰臣聞用國而不知國計之虛實此最今日之大患也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夫量入爲出一有司事耳而必爲之制必歸之冢宰何也

盒天下之財其入也有豐耗之不常則其出也當有增損之各異權其多寡之數酌其費用之宜是之謂制此制一定雖人主不得越制而過取有司不得違制而擅支制與不制之間而國計之盈虧民生之休戚天下之理亂係焉此豈一有司所能辦哉考之周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國是六官皆屬之冢宰也天官之屬六十宮衛之賤士則領之魚腊醯醢之微物則領之次舍幄帟裘服之末用則領之以至宦寺嬪御洒掃使令之冗役則又領之是王宮之事無貴賤無巨細皆隸之冢宰也冢宰日與天

子論道經邦則其情親內而王宮外而朝官府無不統則其權重惟其親則議論所建人主無一不從惟其重則號令所加中外無不聽故九賦九貢既有以致其財矣又以九式均節之周官之均節財用即王制之所謂通制國用也是故國用不制不足以爲國冢宰不能制不足以爲冢宰由一歲之近以至三十年之久皆逆數而通計之其謀之深慮之遠不輕於用其國蓋如此漢宰相以錢穀當問治粟內史遂失所謂制國用之意唐宰相下領鹽鐵僅供有司之職又失所以任宰相之體是蓋不知夫古人設官分職冢

宰提其綱群有司理其目冢宰揆之以道群有司守之以法耳國朝財用雖掌之三司使而制國用之說憂國者毎毎及之張方平論支費數廣則乞下中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范鎮論財匱民困則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至孝宗乾道間則又特命宰相帶兼制國用使叅政同知國用事詔吉丁寧有曰理國之要裕財爲重向來二三大臣專務簡忽用度浸廣漫不加省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爲出可不念哉聖謨洋洋曷敢不敬一日進呈條具理財事謂宰執曰戶部財計見今供具歲入名件較之

支遣之數每歲只欠三百餘萬緡若行那移亦可支遣得過是國家大計非獨外庭不敢忽當時雖九重邃密之地亦未嘗不朝夕在念也今日之財用匱矣問之戶部戶部莫之知問之宰相宰相亦莫之知也戶部不以白宰相宰相不以告陛下府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廟堂之上縉紳之間不聞他策惟添一撩紙局以爲生財之地窮日之力增印楮幣以爲理財之術而已楮已益多價日益減號令不足以起其信繼以稱提稱提不足以强其從重以估籍估籍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民不聊生將

激而爲亂矣如是焉而猶不早爲之計豈不大可懼也哉往者會計有局檢閱有官在上者若致思於國計矣然置郵旁午徒撫空文歲月遷延莫究實效是雖爲而何益論造楮有疏在下者若致憂於國用矣然位卑言高聽之者未必信事大體重聞之者未必行是雖言而何補臣愚欲望陛下遠體周人制國用之遺意近法孝宗任宰執之成規明詔大臣條陳經畫何道而可以足一歲之用何術而可以致九年之蓄所入不足於何而取辦所出不敷於何而減損既思之又思之揆事理之當然度時宜而裁酌當必有

轉移闔闢之用以副陛下之責望者或曰論國計於今日不過理財節財二事耳理所當理所以防滲漏之弊節所當節所以革冗濫之習是二者夫人皆知之皆見之曷不詳舉以達宸聽必待宰執建明乎臣曰不然天下大政令大更革非人主定其意向則其事難非大臣進其謀謨則其言泛意出於人主謀出於大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有所不言言無不行有所不行行無不效夫如是則國事濟矣臣故開其端而欲陛下與二三大臣自爲决擇正懼其輕且泛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此正其時厥今要務執大

於此惟陛下留意

劉克莊進故事

劉克莊進故事曰元祐初以李常爲戸部尚書鮮于侁爲京東漕

臣嘗考論古今自漢中葉筦榷之法行上而公卿下而賢良文學各持一論然公卿之論常勝雖合賈誼董仲舒名儒脣敝舌腐而不能少殺其勢惟本朝則不然所用三司使如寇準蔡齊王堯臣包拯宋祁張方平蔡襄之流其人平日既持賢良文學之論一旦居公卿之位施爲建置終不敢背儒

者大吉此其所以異於漢也熙寧改法初猶用程顥蘇轍爲官屬其後薛向吳居厚之徒始進於是司馬光得政內擢李常爲版書外擢鮮于侁爲漕以救其弊元祐相業第一義也臣謂國家此一氣脉宜延續不宜間斷宜培養不宜椓伐今天下兵不可汰官不可省郊廟之禮不可闕掖庭之用不可會臣非敢立高虛之論直以理財爲非也昔之理財者權抑富商巨賈之盜利權者爾逐什一以養口體者不問也削弱豪家大姓之侵細民者爾營斗升以育妻子者不問也天地所產海之魚

鹽藪之薪蒸漆臬絺紵之百貨械器陶冶之一藝
畚販夫販婦園夫紅女所資以爲命者苟操斡之
無遺則歎愁之寧免漢美緡錢下逮末作之人唐
爲宮市害及鬻樵之夫治世氣象不宜如此向也
權酤權契信有遺利今囊括殆盡弓張未弛猝失
利源邑困繭絲之取邑無生意民受池魚之殃治
世氣象不宜如此議者排之愈力執事者持之愈
堅踵漢庭鹽鐵論之弊失先朝前輩儒臣治賦之
意麟趾之澤息蠆尾之謗興將安取此臣觀今日
事勢損上未易言也酌中制以取之足矣裕民未

易言也捐末利以還之足矣昔陳恕令三司吏各
條茶法第爲三等曰上者取利大深可行之商賈
不可行之朝廷吾用其中者真計臣之心也王旦
遣漕臣曰朝廷榷利至矣真大臣之言也惟陛下
詔廟堂省府亟圖之

崇儒

宋胡安國論伊川學狀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論伊川學狀曰臣忝預從臣
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宮苟有見聞自當論奏
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

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而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

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眞僞傳者既失之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幷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爲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樗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都

皆進用檮眞其門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歎者故檮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况檮等曷爲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狀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盡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旣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眞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屛

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顥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學者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顥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

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謬乎夫頤之學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縱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

臣耳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程
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
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
著韓絳呂大防等莫不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
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而其道不
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
正家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
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荅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
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眞臣愚伏
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

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楊之列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獨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説者不得乗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經籍

後魏江式上宣武帝疏

後魏宣武帝時殄寇將軍符節令江式上疏曰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筴彰其彩

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
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
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
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
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
轉注六曰假借盖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
籀著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
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
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
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

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敎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

刺史杜鄴沛人援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

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

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愼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禮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

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愼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别古籒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别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宫商龣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觀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籒大篆許氏說文

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

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膚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風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糺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隷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

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義不知者則闕如也

宋陳淵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

右正言陳淵因面對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

問荅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圖讖

漢張衡上順帝奏

順帝時太史令張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其

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横家雜家農家）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舜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

置在於漢世武帝始置兗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簒傳音附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强相傳會也簒纂作簒義亦通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

謂廢而復立言讖家不論也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讖書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國史

宋歐陽修論日曆疏

仁宗嘉祐四年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歐陽修論修日曆疏曰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

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
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
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
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
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没而不書此實
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
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
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
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
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秖據此銓次繫

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墮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

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
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秖
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
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
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
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
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
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
亦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
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

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
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
定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
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
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
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
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滞許
修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
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
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

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劉才卲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劉才卲上奏曰自昔有天下國家者所以記言動制作示勸戒以貽後世莫不有史動則左史書之若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若尚書是也至於禮樂刑政因革損益因時不同則後之人從復修之以備叅訂若禮經所載是也三者之法相須以成闕一不可唐虞三代之盛典章文物炳然見於簡牘之間豈無所自而然哉至左丘明

錄諸國之史因經立傳而言動所記合爲一書司馬遷網羅古今以作史記遂變編年之法班固而下因祖述之一代典章雖見於志而以理難詳載遺落者多至唐正元間蘇冕始爲會要考其纂述之意豈非小補由此觀之後之爲史者實錄以存春秋編年之法正史以循遷固記事之舊而會要以追法禮經之意豈可偏廢哉恭惟國家聖聖相承制作明備陛下光昭先功欽若成憲累朝大典既已全備惟是會要肇自於建隆續修於熙寧凡三百卷而元豐元年已後近因邇臣建白已頒明詔命館職之臣載加讐校

矣然自元祐元年以後尚未修纂臣愚欲望聖慈特
降睿旨許令館職讐校舊本畢日接續編類

律曆

晉摯虞駮潘岳議

晉武帝時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曰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尚書郎摯虞駮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短長之度其作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

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出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唐虞之際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計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此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而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

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

褒贈

宋喻汝礪上高宗疏

宋高宗時直祕閣喻汝礪上疏曰嘗謂忠臣義士如玉鎮大寶灘然雜於群玉之府人莫知其所以爲也及夫祭祀則陳之大朝會則陳之神鼎玉磬停儲粹清肅然有威神姦紬僭亂寵靈社稷之氣忠義之士亦猶是也方無事時世人殆未有以名之也及遭變

故臨大事蹈不測持義明壯截然不亂姦夫盜子望之失氣而宗廟社稷亟增泰山九鼎之重故爲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爲之防粟糧漕庾以爲之備良夫選卒以爲之戰而微忠臣義士以爲之守是委社稷而付之敵也故曰忠臣義士朝廷之玉鎮大寶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人烈婦豈無捐軀徇國犯患觸諱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襃擢使忠魂埃滅義骨氷澌歲月荒老無所討正此有志之士所以濡涕而切嘆也伏願陛下申詔使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暴人耳目較然

不欺者書之爲死節之士復摭近日明詔之所蒐訪
周行之所論薦者書之爲守節之士議者以爲靖康
而來閱幾歲所矣何以研覈而論著之臣謂孔子立
乎哀定之間而書乎隱公桓公之世至於宋史則上
括魏朝隋書則遠包梁代是盖詢搢紳記錄之所傳
訪父老年月之所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君子猶
將取之也臣謂今之史臣是宜考郡縣之計書採史
官之異說質文士之紀述參本家之行狀則邊鄙老
卒豈無知段太尉之忠者乎書生詞人豈無記高愍
女之烈者乎拾甲子年事豈無知李甞新聲之義者乎

于以掇十一於千百振已沉之幽憤亦足以討僭叛懲不軌建宏規立大範也此正太史之烈而又何疑哉漢建安之末曹操徘徊引却不敢輙正號位者何也世之議者乃謂當操之時袁紹雖亡劉備猶在故操有所畏避而未敢自臣觀之操之權譎豈知畏孫劉者哉特畏李固陳蕃李膺范滂孔融神明精爽凜凜尚在有以陰捽其頭而誅之耳孫劉曷足畏哉忠義之效如此願詔史臣時加記錄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伏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天聖中有顏似賢者唐魯公眞卿之裔孫部使者以其名聞仁宗皇帝曰

噫忠臣之後也其官之夫唐德宗投眞卿於希烈虐燄猛沸之中如棄墜甑無復顧惜而我仁宗多眞卿之義乃官其孫於數百年之後則仁宗之消萌壓難其意亦微矣

禮臣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宋仁宗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曰老矣鬻熊曰君若使臣捕兕逐麋臣已老矣使臣

坐而策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皆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昪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昪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謗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樞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昪者則使昪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

昇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愼選德望材器爲衆所服知王體曉兵略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累敘而爲之也

張浚上高宗奏

高宗時張浚奏曰臣聞祖宗時優待臺諫之意欲以正紀綱補闕失實天下國家休戚所係不可忽也然祖宗施行賞罰必務覈實毋有臣寮章疏論人在外則必委監司體究其大者遣使馳驛審驗在內則必稽考公案研窮取問然後施行責罰縱有不實置言者而不問此祖宗優待臺諫許風聞言事之本意也

故當時臺諫所言無非事實未嘗捃摭陰私以快己意亦未嘗猥屑言辭致傷國體不過論其事爲是其事爲非其爲君子其爲小人其爲政有補其爲政無狀而已自崇觀以來大臣各立朋黨援引臺諫去其異已者每有章疏朝廷不論虛實一切施行以無爲有以是爲非致有造不根之謗綴淫媟之辭士大夫平生立身一遭黙汚遂爲廢人况其間報宿怨陷正人情意百端難以立辨此最傷和氣敗風俗害教化之大者今陛下選用賢才任處臺諫以革前弊臣愚欲望除二府大臣每有臣僚章疏自合即日引去外

餘乞體究指實然後施行至如事屬陰私別無跡狀皆寢而不問庶幾風俗漸厚更乞睿察

陳淵經筵進故事

宋高宗時右正言陳淵經筵進故事曰前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欽禮如此

臣聞汲黯在朝淮南王憚而寢謀世謂黯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力故諸侯將叛畏之而不敢發黯於是為有功於漢矣竊以謂黯之忠古今鮮儷然

使武帝棄而不用黯言何所發哉淮南寢謀雖曰
憚黯亦武帝用之之功也何以言之方武帝欲崇
儒術以興禮樂則用公孫弘爲丞相欲定律令以
振紀綱則用張湯爲御史大夫欲攘夷狄以强中
國則用衛青爲大將軍丞相固上所親信御史大
夫尤爲用事天下重足而立大將軍貴寵無二公
卿以下皆卑奉之而黯嘗廷詰弘以爲齊人多詐
始與人建議後皆倍之又責湯不能安國富民何
空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爲又或說黯以爲大將軍
尊重不可不拜黯曰使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黯之正直不撓如此以故朝廷一時貴臣莫不憚
之蓋不特如是而已武帝招延士大夫常若不足
然性嚴峻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
假當時在位誰不惴恐而黯面折廷諍終無所屈
嘗謂武帝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効唐
虞之治帝爲之變色罷朝且以黯爲戇又以爲愚
又以爲不學若不能堪者至其與嚴助論黯則必
以社稷之臣目之此固武帝之所甚重而深與之
也故史載武帝之待遇黯曰大將軍侍中上踞廁
視之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

不見也盖武帝之欽禮黯其過於丞相大將軍如
此則凡爲將相大臣者安得而不憚故淮南憚黯
由將相大臣憚之也將相大臣憚黯由武帝欽禮
之也然則淮南寢謀非武帝之功而何臣又聞人
主據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唯我所欲其誰敢抗
之以其莫敢抗也泰然居於民上無所畏忌則賢
者懼禍亦將遠引深藏不復爲世用矣賢者不爲
世用而讒諂面諛之人得志其不及於危亂者無
是道也故如武帝之好兵喜殺窮奢極侈實無足
取至其欽禮汲黯以絶未萌之禍後世不可不法

也祖宗之設臺諫官所以崇獎之者無所不至亦
近於此雖無汲黯其誰敢不憚使常得其人又不
亟除而輕去之臣知姦雄自茲屏息矣蘇軾有言
曰姦雄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盛也以干
戈取之而不足故崇獎臺諫莫尚於祖宗之法惟
陛下念之

呂祖儉上寧宗奏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上奏曰臣恭惟國
家禍變固在靖康而亂所從生實自宣和之御筆夫
黜陟廢置驟從中出而不從外庭是誠可以快意自

倲然宣和因是而成禍本者蓋始因姦臣藉此以鎮
壓群議復因左右假此以盜竊威權由是忠直者獲
罪順從者得親言莫予違而一言喪邦之禍至不旋
踵矣若吳幵莫儔之徒與虜爲市痛在人心則又靖
康覆轍也陛下始政清明講學不倦登用忠直天下
翕然日望維新之政令日月曾幾何人之觀聽奚爲
浸異也首相之去豈爲無罪中肯直下無復體貌固
非所以重股肱講席之臣所謂耆艾者片紙罷遣視
爲常事所謂舊學者論及近倖去之靡疑至或臺諫
之官或一旦而並遷或以闕守而補外御筆行下復

覺匆匆近者次相亟罷雖因論列然其陳竭忠力不爲不多而從臣微有開陳者則與郡之旨曾無留難仰惟陛下始欲威福操柄不假諸人庶可昭示總攬之意然宣和深弊則已莫不懷憂盍以陛下旣疑外廷則腹心之謀耳目之用不容無所寄託左右前後地近情親巧伺意指固皆以順從爲正然其間豈無其人所說偶合聖心黜陟廢置因而特得關預怙恃恩寵招勢美權旁若無人浸無顧忌若使其氣燄增長而威福集於私門則觀望趨附者浸多嚮公盡忠者浸寡臣深恐陛下不得盡聞事理之眞實將孰與

維持宗社哉伏望陛下鑒觀治體戒在宣和黜陟尤置益務審重體貌大臣以尊朝廷容養忠直以壯士氣有言逆于聖心未宜遽罪有言遜于聖志未宜遽褒凡左右前後過有將順過有激發則又須推原初念初政尤未易遽從法仁祖之規模用公議爲予奪庶幾忠直者獲用順從者自疏而左右前後守其常分亦得保全寵祿將見國勢日以尊強實政日以修舉雖有變故菑害亦有所恃而不危矣臣志在愛君不遑他恤唯陛下財赦

近習

漢朱穆口陳桓帝

漢桓帝延熹六年尚書朱穆上䟽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

唐韓偓對昭宗

唐昭宗天復元年上悉以軍國事委𨗳偑宦官側目亂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

其黨追切更生他變亂不從上獨召偓問之對曰[illegible]
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
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
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
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
來所去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恟恟不安也今不若擇
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竄之於法然後撫諭其
餘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
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
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

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宋仁宗嘉祐六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伏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鈇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相安固無異習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

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被此屬量其過失廣作威福私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言語皆被捃摭臣等嘗病國家擇天下英材以爲公卿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繫囹圄横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祈巡察之人小加懲誡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横使京師吏民無所措手足豈合祖宗意哉

呂祖儉上寧宗奏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恭惟本朝立國之規模所以上接乎唐虞三代之統紀而遠過漢唐者非假夫强大威力也非資夫權謀術數也獨恃夫君子以爲固而已然君子之能爲固豈有他哉亦以其議論氣節可以培根本而支變故也國家中興適追慶曆元祐之言論風旨固有以開紹興之正論然自秦檜用事導諛成俗近歲安靜和平之說御衆人心議論氣節或幾乎息而立國規模終不可忘紹熙五載夏秋之交海內皇皇天未悔禍小大之臣盡誠戮力大明繼照危而復安則陛下固已親見所

特以爲固者而下改元之詔矣始政清明登用忠直天下之心益將日望維新之政今日月曾幾何而人之觀聽則有異焉講席之臣或閔其耆艾而使之歸或因其論事而許之去臺諫之官或以補學有勞而優遷或以繁難闕守而補外中批屢下吉賓雖明想謂陛下之心祇欲昭示獨斷以防微欺而不知我之操柄則已潛有所移矣夫外廷與內廷之勢殊而君子與小人之情異左右前後之人地近情親巧於伺候外示畏謹陽若無他黜陟廢置間得關預時獻微益或可施行雖威福權柄如自上出而盜竊實矣則

益難知彼外廷之欲盡言者則共指爲矯激外廷之欲論事者則共指爲過當由是列于庶位者類多遠嫌避事鮮克分明斟酌調娛務爲得體議論氣節日就消衰常時既難盡其心緩急必將失所恃天下大物也設官分職所以維持也聽外朝以爲公恃君子以爲固然後能守而無失若迺嬖近暬御所知不遠寧免循私非使人主不信外廷則無由可以概寵刻今國勢甫定人心猶摇歲事有饑饉之憂夷狄有窺伺之迹信任君子猶懼弗濟儻或失職又將時依伏望陛下監觀本朝立國之規模惟念總攬權綱之要

道外廷情實固宜致察內廷姦欺尤當深防絕去私邪之門使得自保寵祿關開公正之路使得展布腹心夫然後朝廷尊安君子遂志議論氣節足以圖囬實政強壯本朝而可馴致慶曆元祐之治矣臣志在愛君不遑他恤惟陛下裁赦

終